

喜迎二十大 我心向党

太平盛世话养老

□柯高军

国庆期间,在坊间听到一则关于老人供养的故事:米寿之年的陈老太,育有三儿二女。老太原有自己的住处,拆迁后,地基出让让变钱分给了儿女。已丧偶多年的老太只好轮流居住在儿子家。近年来,风烛残年的老太手脚不便,眼花耳聋,需要服侍。于是,儿女们打算将老母亲送到敬老院赡养。老太闻之愤然:“自己有这么多子女,为何要住敬老院?”儿女们哑然,然而背后却说老太太固执,拖累了他们。

太平盛世,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医疗事业快速发展,中国老人已越来越长寿。据最近央视报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74岁提高到78岁,发达地区已达82岁,百岁老人也不断增多。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养儿防老这个古老又沉重的话题。

人老了,最大的愿望是儿孙绕膝。为此,不少老人到了老态龙钟甚至是卧床难起之时,还喜欢与儿孙们住在一起,享受自己认为的天伦之乐。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有些儿孙仍坚守着这千载传承的孝道,守着父母,不离不弃。报载:一位在外地工作几十年的大学教授,退休后离妻别子,一人回到故乡父亲身边,与九旬老父床对床睡在一屋,直到父亲溘然辞世。故事凄美,令人动容。

然而,现在真正在父母身边尽孝的能有几人,他们除了尽孝之外还有许多事要做,因而雇保姆照料老人的教授已屡见不鲜。

有人说,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有人说,这是孝道的衰退。进步也罢,衰退也罢,不管谁都在现实中生活,不得不面对现实。眼下,社会处处充满竞争,充满诱惑,多少人背负着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失业、就业、市场竞争、职位升迁、磨合公关、置业奋斗、男婚女嫁、生儿育女……哪件事轻松,哪件事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有几人能心安气静地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

养儿防老,正面临着形式和内涵的变革。

前不久,我去绿康丽州家园看望年逾九旬的姑丈和姑姑,他们有不少养老

金,生活安定。因在身边的儿子、儿媳身体不好,无力照顾年迈的父母,于是征得父母意愿,将父母送到养老院生活,而两老在那里也习惯了,心情也不错。

当前,有些人宁可多出钱,也要将年迈的父母送到福利院或养老院生活,其初衷并非不孝,而是社会发展快,代沟太深,两代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差距太大,很难调和,一起居住常会发生龃龉,影响和睦。对此,有自知之明的父母也会顺从子女的安排而住入福利院或养老院,条件是儿女和孙辈要常去看看老人。可有些老人就不同了,他们固守的是封建陈旧的那套养儿防老模式,因而要缠住儿女,让家庭平添了许多烦恼。当然,雇保姆照顾老人的也不少,所以保姆很有市场。自己有积蓄、有养老金的就自己出资雇保姆,老人经济不足的,就由子女出资请保姆。总之,要由老人的意愿。

其实,养儿防老是一种私力救济,是将儿女当成私有财产,更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感情投资,它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只是靠道德伦理苦苦支撑。因为养儿防老完全受制于儿女辈的智商情商、能力地位、经济条件和思想品德。试想,一个身有残疾或生活贫困,连自身都难保的人,又有何能力

赡养父母?纵然是一个很有钱,却缺乏道德,只顾自己挥金如土的儿子,又拿什么去孝敬父母呢?所以,养儿防老不仅是一厢情愿,且风险很大。长期以来,许多老人之所以祈祷自己“活着讨个健,死时讨个便”,其原因就是免得拖累子女,讨人嫌。

近年来,坊间流行着“四老”的时尚语,即“老底(钱),老窝(房),老伴,老友。有这“四老”,老人才有物质和精神的基本保障。这种观念淡化了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是现代生活思想渗透的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制度的先后实施,各地的福利院、养老院、宾馆式养老院也在逐年增多,并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是对古老传统的私力救济式的养儿防老形式的替代。同时,它正以上符合政策,下深得民心而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惠及老人。

当然,靠自己的积累和社会积累安度晚年,并不是不要儿女们尽孝道,而是那种私力救济式的风险很大的养儿防老,将随着社会的转型而逐渐被淡化,那种与现代文明吻合的社会化、公益化、自助化养老形式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逐渐成为养老形式的主流。



长廊故事 陈东升 摄

南溪湾深秋

□赵开浪

一场秋雨一场凉。漫步在“S”形的南溪湾栈道上,远山如黛雾蒙蒙,微波涟漪秋意浓。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季节,树木一边绿荫葱葱,一边落叶萧萧。米黄的、杂绿的、褐红的,一片片、一叠叠、一丛丛,落叶是秋天的信笺,秋天是落叶的归宿,这是大自然的轮回与涅槃。

若说南溪湾的深秋美景,与众不同的是江边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飒飒回声,此起彼伏。初起的芦花,如丝绒一样的柔滑,呈鲜嫩的绛红色,风姿绰约。入秋之后,渐呈灰白色,且白色日渐加深。随着秋寒一寸寸地深入,芦花变得洁白无瑕,芦秆、芦叶也变成金黄。而后,在秋风的吹拂之下,花絮开始纷纷扬扬,空灵飘逸,澹白而清雅。与蓝天白云对视,与清风碧水酬和,还有那清新的空气、午后的阳光、活泼的苇鸟,相依相偎、相亲相爱、相伴相生。情不自禁想起20多年前,农村学生集体宿舍床板上,铺的还是一

张薄薄的草席,担心他们晚上着凉感冒。有一天,我看到教室后面田野上整片的芦花,心想是否可以采摘一些作垫被,中午带了几名学生试了试,确实感觉柔软又暖和。有个别家里条件差的学生还把芦花塞进鞋子里,尽管袜子破了洞,也被暖暖的芦花挡住了风寒。

花开无声,花落无语。人生亦是这无言的花开花落。岁月如梭,不觉中就走到世事不惑,感知天命的人生秋天。“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栈道上骑滑板车的孩子“倏”地从身边穿过,洒下了一路欢笑。南溪湾垂钓者,如一尊雕像,除了甩竿提竿,长时间岿然不动。一动一静,那就是永恒秋韵的缩影。

南溪湾公园四通八达的游步道把山水串联,原生态的松树和人工绿化、花卉融为一体,五彩斑斓、错落有致,衬托着一池池涧水像九寨沟般令人神往。广场和山顶山腰的一个个亭台成

为健身者的“地盘”,现场演唱和萨克斯的声音回旋林间山谷。国庆假期的南溪湾公园游人如织,三五成群搭个帐篷,打牌聊天,嬉戏娱乐,考虑到秋天干燥,野外落叶、树木易燃,没有一人烧烤,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留下垃圾。

南溪湾的深秋,自然之美和心灵之美相互交融。如东虹花苑的70多岁老党员王兴强,在每次全员核酸检测时,都主动报名当志愿者,做秩序维护的引导员。西虹花苑的李月爱也一样热心志愿服务,制作青草腐免费送给志愿者品尝,还抽出几天暂停理发店生意,到相关镇为参与抗疫的志愿者免费理发。

夜晚,南溪湾的秋月时圆时亏,月光洒在河面上,皎洁宁静,含蓄优雅。停下为生活奔波的脚步,暂别城市的喧嚣,将自己放空在这秋色的花香中,给我们带来丰收的喜悦,这便是心灵的归处。

永康江

(组诗)
□陈加斌

听见自己的呼吸
来自你的胸膛
那是母亲河的呼唤
舜耕历山
黄帝铸鼎
星分婺郡
1800年的叮咛
诉说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乡音
曾经的渡船
载不走母亲的披星戴月
归来的出名人
把心留给水一方
逝去的码头
留下仙居挑盐汉
父亲的打铁铺
满眼都是母亲老茧的土布围墙
瓯江钱塘江鲫鱼背上的夫妻店
挺起铁一样的脊梁
杨溪的风
掠过华东飞渡
大陈的风
吹开心中最柔美的花儿
春天的故事
舞动五金城
撤县设市的锣鼓声中
十八蝴蝶翩翩起舞
云天中的总部中心
中国门都招呼东西南北商
啊,永康江
一桶铁水注入你的胸膛
一碗五指姜汤为你疗伤
啊,永康江
一个状元闪耀思想珍珠光
一个侍郎为官为民一炷香
啊,永康江
一个人的夜晚
想起你年轻的模样

流逝的江水,还复回
这就是龙川西路的古今

我的脚与黑夜磨蹭
江水与我无言相对
谁是龙川公园徘徊的后代

两岸渔火亮着南宋的一盏灯
晚风中的辛弃疾
听不见评论区关于陈亮的评语

走过去,却永远超越不了
把黑夜踩在脚下
听见中兴五论
像江水一般娓娓道来

江的夜在夜的江里翻腾
远去的三马九铃
是东吴小小的一部分

狭窄的水面暗藏波涛汹涌
飘浮着五金的光影
方岩的底座与河床水天一色

所有的孕育都在江的夜里
汇成故乡的河流
最硬的城市在夜的江里
走向月光里的风情万种